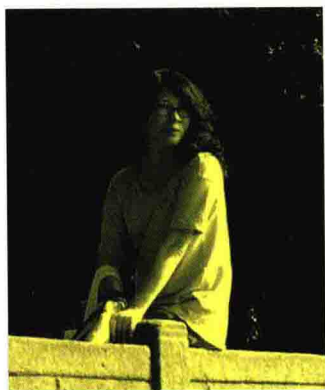




翩然而至

PIAN RAN ER ZHI

习习◎著

文学最终涉及心灵，《翩然而至》中的每一篇都如是。



翩然而至

PIAN RAN ER ZHI

习习◎著

文学最终涉及心灵，《翩然而至》中的每一篇都如是。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翩然而至 / 习习著. -- 兰州 : 敦煌文艺出版社, 2015.9

(鲁迅文学院精品文丛 ; 恰同学芳华)

ISBN 978 - 7 - 5468 - 0955 - 7

I. ①翩… II. ①习… III. ①中篇小说 - 小说集 - 中国 - 当代②短篇小说 - 小说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231147 号

翩然而至

(鲁迅文学院精品文丛 ; 恰同学芳华)

习 习 著

出版人:吉西平

责任编辑:刘仕杰

封面设计:君阅书装

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本社地址:(730030)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 568 号

本社邮箱:dunhuangwenyi1958@163.com

本社博客(新浪):<http://blog.sina.com.cn/lujiangsenlin>

本社微博(新浪):<http://weibo.com/1614982974>

0931 - 8773084(编辑部) 0931 - 8773235(发行部)

北京兴星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787 毫米×1092 毫米 1/16 印张 13 字数 210 千

2015 年 9 月第 1 版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 ~ 3 000

ISBN 978 - 7 - 5468 - 0955 - 7

定价:28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本书所有内容经作者同意授权,并许可使用。

未经同意,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转载。

生命在鲁院

李一鸣

鲁院，一个神奇的所在。一个小院，隐在十里堡；一座小楼，藏于芍药居。居于大都市，却没有豪华，缺乏轩敞。但在多少作家心里，她却是殿堂般神圣，故乡般温暖。为她而来，跋涉千里；从此而去，频频回眸。一根肠子拴牢思念与向往。时间万水，空间千山，更使她成为记忆虚化、情感美化、想象幻化中的心灵憩园。鲁院，意味着单纯、纯粹、青春、美好，意味着心底最柔软的地方、文学栖居的远方。从与她结缘那天起，“鲁院”便凝为一个永不消逝的“情结”。回望，相忆，引颈，怅惘，成为离去学员定格的精神形象。

在鲁院，他们经历着思想性引领，底蕴性打造，研究性学习，创新性研讨；他们坚守着明净的价值自觉，明晰的精神秉持，滚烫的心灵追求，深沉的文学担当；他们发愤着，孜孜不倦、兀兀穷年地阅读，沉浸浓郁、含英咀华的涵泳，博考经籍、摭华摘艳的覃思，如切如磋、如琢如磨的交心，且行且思、且珍且惜的实践，投身生活、扎根实际的体验，吟安一字、拈断数须的磨练；他们享受着，思与思的碰撞、诗与诗的交融、传统与现代的对接、诊断性研究与方向性发展的融通，拒绝知识性傲慢，呈现平等性亲和，力行研究性对话，达致成长性提高。

在鲁院，他们阅读先人著作，聆听音色清晰的经典，追远溯源，捕捉远古的回音；披览当下文丛，沉潜涵泳，如鱼在水，探寻未知的秘境；清夜独坐，一桌、一椅、一笔、一纸、一键盘、一屏幕，一腔心绪，一幅剪影……

在鲁院，他们步入精神世界，感受读书写作的灵性之美。

美在品位。一个人抛却物欲，远离浮躁，沉下心，稳住神，坐得住，学得进，写得沉，不论是狂风暴雨、电闪雷鸣，还是烈焰炽炽、热风难耐，潜心攻读，养性修身，自是一种境界、一种修炼、一种品位。灯红酒绿，太醉；香车美女，太俗；追名逐利，太累；鸡毛蒜皮，太碎。只有读书写作，最好、最妙、最美！

美在享受。读书写作，拍案而起，击掌而坐，捧腹而笑，抚掌而哭，扞胸而问；为之歌、为之舞、为之泣、为之诉；找到自尊、自信、自强、自己；寻回真情、真意、真志、真理；使人生得其所、生活充实、生长快乐、生命美丽。书人默契，会心而悦，读书写作真好！

美在进向。书到用时方恨少，写到深处最有味。读自然，一朵花上见命运，蓬松白云有人生；读社会，红尘滚滚藏清明，关系交织蕴涵深；读人心，大海般喧腾，密根般纠结，一个针眼，穿过八级大风；读佳作，形象上入心，理论上入脑，全局上着眼，细微处体验，读出语言、读出情感，读出哲学，读出诗性。读书，可救急；写作，能救命！

于是，读书写作，成为他们的生存方式、生活追求、生命状态。

有一种力量，叫文学；

有一种美好，叫回忆；

有一种感动，叫青春；

有一种生命，在鲁院！

（作者为现鲁院常务副院长）

C 目录 Contents

小酒馆手记	1
南方工厂	29
胭脂之始	72
《植物书》素材	106
炽心似火	139
西有大泽	168
跋	197

小酒馆手记

酒馆名：豆瓣酒馆

酒馆老板：王姐、我姐

经营方式：小酒馆由王姐、我姐平均出资开办，起初二人共同经营，后因二位姐性情不和，小酒馆开张8个月后，改为一人一月经营。王姐单月，我姐双月，经营当月，自负盈亏。房租、电费、水费、取暖费等平均分摊。

我姐小工（义务）：我

王姐小工：不详

1

清明小长假第一天。

天终于热起来了，楼下的杨树，缀满吊吊，小时候，叫它们吊死鬼儿，每次走过树下，缩头缩脑，怕得要死。吊吊落到脖根里，像冰凉的小蛇，摸出来，“嗖”，扔得远远的。今天，大着胆子拣了一根细看，暗红的吊吊软软地蜷在手心里，还是怕，“嗖”，扔到好远。

11点到了酒馆。天是热了些，房子里还是冷。姐把店面收拾了一半，厨房的案板上炉台上堆满用过的碗碟。码完半堵墙空啤酒瓶，姐直

起腰，说，昨晚累瘫了，开酒馆头一遭没当晚把酒馆收拾整齐。她说，说来也怪，一个白天没客人，天刚擦黑，人呼啦啦涌来，酒馆里没了一点儿空档，就连那个放摆设的小桌子也没闲着，一晚上进了700多块呢。姐神情满足，把涂了金粉的石膏弥勒像双手捧回角落那个小桌上，在开怀大笑的弥勒嘴里放了一枚硬币，再用两只手摸摸弥勒的大肚子。也不管是否对弥勒的口味，姐在他面前，摆了好些她自己爱吃的零食。

酒馆租的是一幢居民楼一楼一个二室一厅的套间，厅分成四个区域，中间吧台，进门右手用塑料篱笆隔出个小厅，放两张酒桌；靠左手隔出两个包间。厅后面有个细走道，走道从左至右是厕所、厨房、两个小屋子。两个屋子作麻将室，一大一小，小屋子放一个麻将桌，大屋子放两个。

中饭后，后屋几个打麻将的常客渐渐来了，凑了两桌，稀里哗啦开打了，姐给他们一一倒好春尖茶。打麻将的，只收台子费，一人五块，茶水免费，原则上时间不限，但都是常客，有了个俗常的规律，基本中饭晚饭后各一场。所以，能凑上人的话，姐每天固定能收入最少几十元的台子费。

姐把前屋扫擦整齐。我把厨房洗刷干净，葱、蒜、茺荑、鲜辣椒等拌小菜的配料洗净备好。沏好两杯茶，和姐坐定。我俩中午吃啥，姐问，我说，想吃辣的。姐来了兴致，说，那就吃火锅。姐刚买了个电锅，想试试是否好用。姐说，我最爱置办这些锅碗瓢盆的，我看，你就不爱。电锅是姐上月休息时在南方人搞的一个展销会上买的。姐的购物点比较集中，一是早市、一是超市特价区促销区、一是各类展销会。火锅汤菜刚上桌，正想和姐大吃一顿，玻璃门开了，来了四个客人，接着脚跟，又来四个人，将好两桌。只好把电锅端进厨房。菜单上的菜基本是凉菜，客人点好菜，姐在厨房里开始切、拌。两桌人，一桌喝啤酒，一桌人自带一瓶苦瓜酒来，姐赶忙过去，有人解释道，会点菜会点菜的，不白占位子。苦瓜在酒里泡得雪白，瓜皮上的小疙瘩给玻璃瓶放大，像根粗大的狼牙棒。姐边切菜边嘀咕，你说那苦瓜是怎么进了酒瓶的，瓶嘴那么小，莫不是先放好苦瓜再吹瓶子？我顾不上思考这个问题，因为业务不熟，我忙得团团转。两桌酒菜上齐，和姐刚坐定，还没来得及捞口涮菜，呼啦啦，又进来十来个年轻人。赶忙引客人坐好，拿

去菜单酒单，姐一边听着客人点的菜名一边开始拌菜装盘。年轻人七嘴八舌，要了这个又要那个，搞得我手脚忙乱。两个小伙子打开酒坛子上红绸子包的沙包盖子，一一闻过去，然后，点了好几样酒：一小壶小五梁、一小壶金花雕、一小壶稻花香、一小壶女儿红，还有一扎啤酒。酒菜上齐，喝了很少一会儿，他们的声音就大得要掀翻屋顶了。

姐在门口贴了好几次招聘小工的启事，启事刚开始每月八百，管吃不管住，没人应聘；后来涨到1千块，还是没人应聘。姐死了心，为小工花再多的钱，姐舍不得，所以每天都盼着我能去搭把手。

最小的一个包厢，放一个小桌、两条长凳，不靠窗，光线较暗，很受谈恋爱的或关系暧昧的男女喜欢，今天地方紧张，晚饭时间过后，挤进四个大男人，来时就喝过酒的，四个人要了一扎啤酒。其中一个男人每出来如厕一下，顺路到小厨房拥抱一下老板娘、我的姐。他说，我放张支票，一年就在这里划账得了。知道说的醉话，姐还是高兴，边切菜边说，那好啊，我给你天天留好地方。我站在厨房门口，瞪那醉汉一眼，那人眼光迷离，看我一下，说：嗯，你，我看你好像有些文化嘛。

姐说，是啊，我妹是个作者。姐总给人这样介绍我的职业，后来来了朋友，他们也这样喊我：习作者，上酒！——来了哎——对着朋友，我可以像个熟练的小二，应答着，颠着碎步，上菜添茶倒酒，引得他们笑。

酒馆的生意说不上哪天好哪天坏，今天，我带了笔记本电脑，想在客人少时，看看电影。抽空儿，点开了下载的美国电影《孔雀镇》，电影开头，一个幽暗的木头阁楼上，男主人公熟练地戴上乳罩、穿上裙子、涂上口红，从窗帘缝里往外窥看，这是一天的开始，楼下，人们纷纷走出家门，镜头慌张地在每个身影上跳转——一个看似阴郁紧张的故事就要开始了，正想看个究竟，有客人喊，“老板！”“老板！”条件反射似的，答应着，跑过去跑过来。等歇下来时，电影完了，留个黑屏。姐路过吧台，看我不专心，瞅我一眼，看我坐着，又说，给你说过多少次，别再穿带跟子的鞋。姐脚不沾地地匆忙嗔我，生意好时，她满身干劲儿。

姐全身心沉浸在小酒馆里，我义务打工，我可以心想别处。我说，听听音乐，总可以吧。随手点开一个曲子，哈，《二泉映月》。姐冲出

来，指头笔直，喊：关了，立马给我关了！

酒馆门口的红灯笼在风里晃着，玻璃窗上蒙着一层暖暖的水汽，屋子里灯光含糊，气味混杂。坐在吧台后面的小椅子上，望过去，这真是个奇怪的角落，屋子里洋溢着氛围复杂的暖意，一桌桌人各不相识，同在一处；各自吵成一团，又互不相扰。

小包厢里的四个男人，兰州话的酒令行得像炸雷：

兄弟两个好啊！

怎么这么好啊！

还是个好啊！

全家好啊！

哼，声势弄得大，姐说。他们喝了酒吃了饭来的，不点菜干喝，只要了一扎啤酒，即使喝完，姐也就挣十来块钱。

马上夜里12点了，客人们酒意正酣。姐从围裙口袋里掏出一沓钱，在吧台上快意地抽打一下，抽出一张十块的给我，“打的回去，回去就睡。”生意好时，姐的话语相当简短。我环视一下酒馆，每桌客人正喝得轰轰烈烈。菜上完，酒上好了，后屋的麻将还没散，姐这会儿可以坐在吧台后面，惬意地看着她的酒客们，抽根烟、喝口茶，等着收最后这批银子了。

从姐的小酒馆到我家院门口，打的刚好十块。

2

清明，果然细雨纷纷。

一直到下午两点，还是没客人，姐不时走到玻璃门前，望望外面灰白的马路。说，外面看着好像很冷啊。她打了长长的一个呵欠，说，瞌睡死了，春困秋乏，这话一点儿不假呢。我从包里拿出本书，坐在吧台后面，准备静下心来看看。

话说间又同时来了两桌客人，姐立刻精神抖擞起来，对我喊：“去，

烧水去，没眼色。”刚才明明闲着，她总是来了客人才有劲儿干活。我把书塞到柜台最里头。

客人一来，冷清的酒馆立马热闹了起来，也暖和了起来。姐忙着叫客人点菜，我开始备菜。这桌三个男人，要了两壶稻花香，一碟五香花生、一碟凉拌萝卜皮、一碟凉拌猪皮。菜上齐，酒也刚刚温好。刚来时，他们脸上都是冷的，几杯酒下肚，颜色里有了温度，表情也软了。那桌人说先聊着，菜再说，要了一小壶黄酒，要了幅纸牌，开始玩斗地主。

很快有人喝得有些偏了，走路摇着，把塑料篱笆当墙扶，篱笆和他都摇了起来。姐真英明，弄的都是互不相伤的东西。不多时，酒馆坐满了。姐说，看，说没人没人，这下又满了。姐进进出出，脚底下带着风。有人喝醉了，不停地喊：老板，老板，去了，又没事，只是拉过你的手，说，认识你很高兴！认识你很高兴！如此三番，后来再叫，我就不去。有个客人见我在吧台闲坐，给我掏了一把油葵子，油葵子儿碎小，很适合磨牙。姐在厨房里忙，我守吧台。醉汉一直在喊，老板！老板！我不理睬，心想嗑完这堆油葵子，再去，我粗略数了数，大约还剩100来颗。老板、老板，那人又喊，声嘶力竭的，我加快了嗑油葵子的速度。姐冲过来使劲瞪我一眼，聋了，还是瞎了？哎——姐拖着殷勤的声调，应声过去，没等那人伸出手来，姐先安抚似的地抓住他的双手，拍一拍，说，好好喝，好好喝吧，不要喝醉哦，那人不再叫喊了。姐过来，又狠狠瞪我一眼。

各桌酒菜上齐全了，可以歇会儿了。我从柜台里头摸出书，看过去一页，但不知看了些什么，就又合了书。闻闻，还好，没酒味。书的样子真好，内向，没人看它时，它安静地关住自己，不受任何滋扰。小心地把书用报纸包好，放进包里。人声喧闹，一桌一桌，声音比赛着越来越大。我把碟机也开大了，想压过他们的声音，整个酒馆，热气腾腾的，好不热闹。碟机里放的永远是姐的流行歌碟，顾不上的话，一张碟一天里翻来倒去地唱，这会儿，唱的是《郎给的诱惑》，男女组合，在姐这里已经听得很熟了，不过，第一次在屏幕上仔细看这歌的歌词：

起头是：

男：娘子

女：a ha

然后，女声：

是郎给的诱惑
我唱起了情歌
在渴望的天空
有美丽的月色
是郎给的快乐
我风干了寂寞
在幸福的天空
你是我的所有
.....

歌词很大。女声铿锵有力，男声只发一些嗯、啊的语气词。

每到这个歌，姐再忙，也要跟着女歌手“a ha”一下，好像不由她自己似的。

晚上9点多时，来了个约莫40多岁的男人，已经喝醉了的，脚点不到地上。见他已醉酒，姐说，要打烊了。那人说，就让我坐会儿吧，就一会儿，孩子似的，眼泪要流下的样子。刚好小包厢走了人，姐让他进去坐下。姐跟我说，看他，孽障着，可能遇着了什么难心事了。那人要了杯清茶，在里面静静的，也不要酒菜。一忙，就忘了他，偶尔想起，从屏风的缝隙里窥望一下，见他定定看着手里的手机发呆。大厅那边，有个人彻底醉了，和他一同喝酒的人给姐说：你看他，天天喝酒，离了婚，心情不好，我们已经陪他喝了一个月了。姐说，陪陪吧，日子不好过，想喝就陪他来。

人渐渐走了，和姐坐在吧台后面歇口气。忽然，玻璃门猛得被推开，这人带了一身寒气进来，一进门就直直瞅着姐说：昨晚可出了大事，马队长酒后开车，车给撞成了破布衫，可吓死人了。我赶忙问，哪个马队长啊？他说，就是我们工程队的马队长啊。我想起那个马队长的样

子来，笑的时候，嘴张得很大，露出好几颗金牙，手指上戴个很大的金戒指。说着，来人就坐了，朝我姐喊，快来壶酒，给我压压惊。姐紧张地问：人呢？人好着呢没有？那人说：人好着呢，就是车成破布衫了，我害怕死了，车碰得惨得很那，尕妹子，我给你说。说着，赶忙呷口酒。这人是酒馆的常客，老是独自来，来了专喝竹叶青，竹叶青是酒馆里最贵的酒，一小壶 20 块，喝上两壶，他就醉了，醉了就歪在椅子上睡，一睡着，香烟、打火机、手机、钱从口袋里一样一样掉到地上。

客人多时，姐不欢迎他，他一醉一睡，样子难看不说，一个人占四个人的位置，怎么都叫不醒，一吵醒他还骂脏话。这类人，我和姐统一叫他们“烂酒油大豆”，这叫法是兰州街头对酒鬼的称呼，烂酒、油大豆，父亲这样给我们解释，先前日子苦，馋酒的人最好的下酒菜大约就是几颗油炸大豆的缘故吧。

姐给我使眼色，悄悄说，喝酒就喝酒，知道不让他多喝，就找借口。

姐去给他做菜，凉拌驴板肠，凉菜里最贵的一道儿菜，20 块一盘。他知道姐不高兴看见他，酒菜都点最贵的。他等不得菜来，一仰脖儿一杯一仰脖儿一杯，嘴砸吧砸吧响得欢。一扭头，见我正看他，喊，来，尕妹子，喝两口，还远远做出亲嘴的样子。“呕呕呕”，我做出吐的姿势，他大笑。姐说，他人还好，就是个烂酒油大豆，他说他县城有个大老婆，大老婆生了四个姑娘，他想要个儿子，就在兰州找了个尕老婆，没想到尕老婆又生了个姑娘，说是心里惆怅啊，只想喝酒，也不知道他说的是真是假。

见姐和我在吧台上嘀咕，那人说，来，哥请客，两个妹子想吃个啥。姐想想说，这么晚了，就喝个酸奶吧。他像孔乙己似的，在桌子上排出几张零钞，我买了两碗最大的青海老酸奶回来，和姐一人捧一碗，坐在他对面，一勺一勺吃起来。他又开始讲了，车碰成了破布衫，可害怕死人了，你说能不给我压压惊吗？姐白他一眼，又不是你开车。他说，那马队长开我也害怕啊，我们兄弟俩个，谁是谁啊，再说了，马队长车上还有一摞子现金呢，准备送礼办事的钱啊。

忽然，隔壁小包厢响起亮亮的一声：“呔！”我和姐同时记起那个人来。“社会上这些乱七八糟的事，不要再说！我最反感听这些！”那

人出来，盯着烂酒油大豆，忿忿地看了片刻，然后摇晃着开门出了。茶钱，我喊。姐摇摇手说，算了算了。进去收拾，发现他的手机落在椅子上，追出去，看不见人了。姐说，先放着，明天想办法联系他吧。

打麻将的人也散了，和姐把啥都收拾停当了，就等这个烂酒了。

姐说，你看丢手机的这人和爸像不？我说就是啊。我们爸整天愁眉苦脸，满眼睛满耳朵都是看不惯听不惯的事，平日里，他最爱说的一句话是一个字：“唉”，“唉”完之后，欲说又休。姐说，这两天抽空把有线电视台“情感剧场”的费交了，我看爸看韩剧时，还能笑笑。

3

房子里还是冷，麻将室在阴面，里面的小太阳到现在没撤，我和姐都还穿着棉背心。

一到酒馆，姐就忿忿给我讲昨晚在小包厢丢手机的那个人。早上，姐用手机里的号码想方设法联系上了他，他倒好，来取手机时，劈头第一句话是，谁让你用我的电话，打了我多少话费啊。呸呸呸，姐朝地上吐三口唾沫，说，真是吃力不讨好。

这些日子，我总结出了常来小酒馆的大致几类人：男人伙儿、有恋爱或暧昧关系的一男一女、男女伙儿，就是从没来过女人伙儿。

这不，中饭刚过，来了两个矮个子男人，一眼看出是生客。其中一个有白化病，连眼眨毛都是白的，眼睛睁不开，视力很差，走路扶墙，出来一下就找不回小包厢，出进我得跟着。这人把手机凑到眼皮上，一直在摆弄，好不容易插上了万能充电器，见我跟前跟后，说，第一次来这个酒馆，老板人真不错啊，以后我给你们打工行吗？我听见姐在厨房噗嗤笑了一声。我赶忙对他说，欢迎、欢迎啊。两个人点了四个小菜，又要了一壶酒。见他两溜儿鼻涕要过河了，姐对我说，去，给他拿张纸去。

今天的气氛反正有点儿怪怪的。

不知啥时，那个白眼眨毛叫来个女的，给她要了杯茶。也不避我们和他桌对面的朋友，白眼眨毛把那女的又抱又亲的，然后掏钱结账。茶

刚泡上，菜还没吃，他和那女的就出了，就剩了另一个人，问他，菜还没动，你朋友去干啥了？他说，还能去干啥呢。哦、哦，我似懂非懂，又有点儿好奇，问那人平时做什么事。他说，啥事不做，爹妈给留下来三套房子，常年吃房租。说着，这人把所有菜打包，又要了个空饮料瓶，把酒灌上，也走了。

嘿，这倒痛快！姐拍拍掌。一天里这样多流动几下，钱就好挣了。

刚清理出小包厢，进来一对中年男女，看不清关系，男的胳膊上挎着女人的花皮包，女的披着男人的大夹克，一进门就要包厢。说着，又来了一男一女，中年人，还是看不清关系。女的指缝里夹着烟、挽着男的，男的肚子滚圆，一进门，径直进了另一个包厢。商量好了似的，他们各自都点了一小壶黄酒，两个小菜。两个包厢门都紧紧关上了。姐不喜欢这样的客人，不是因为他们关系暧昧，而是本可以坐四个到六个人的包厢硬硬地被两人占着，而且这种关系的人，吃喝少，能呆多久就呆多久。

果然，快近傍晚，他们没有走的意思，只是轮流出来上上厕所。

厅那边一直空着，姐在吧台边嗑完了半塑料袋瓜子。终于来了7个人，都是男人，姐脸上有了些喜色。把厅里的两个桌子并了，他们围桌坐下，一个人说，菜先等等，先烧上一壶黄酒、要小壶，再倒7杯开水。黄酒一小壶18元，开水不收费。七个人端端坐着，左右各三人，围着桌子头上一个人，表情和气氛都很严肃。明明在开会，好像在安排工程事宜，姐不乐意，又没办法。过了一会儿，又进来一个人，他们所有人起立，在桌子头上又加上一把椅子，再加杯开水。姐在旁边站了会儿，见他们还是不要酒菜的意思，怏怏地走开。

说是酒馆里座无虚席，但眼看着挣不了什么钱。来了二拨常客，见没位置，进来转了圈又出了。姐瞅瞅左面、又看看右面，满脸不高兴。

姐暗示我，去敲敲包厢，看要啥不。

我分别敲了门，在外面问，请问，还要啥不？都回答，不要。都是女人的声音。

这边的会议持续了快两个小时，期间，因为一小壶黄酒的作用，气氛有所缓和，几个人的坐姿有所松动，之外，他们喝了两大壶开水，无一人上过洗手间。最后，他们呼啦啦起身。那个看似领导的人结了账，

然后一群麻雀似的，呼啦啦走了。

收进18元，姐把他们送到门口，做出笑容可掬的样子，说，再来再来哦。

天黑下来了，包厢灯开了。一个包厢的男人出来要了根牙签，之后，还是没动静。又过了些时候，他们商量好了似的，两对男女前脚后脚走了。那男人胳膊上还是挎着女人的花皮包，那女人指缝里还夹着只烟。

之后再无客人。

姐表情快快地去麻将室看打麻将。我守吧台，没带书也没带电脑，只好在吧台后面定定坐着。门外，昏黄的路灯下，人来人往。这气氛突然让我想起麦卡勒斯的小说《伤心咖啡馆之歌》里的场景，还有《心是孤独的猎手》里的那个酒馆。麦卡勒斯喜欢把各色人集结在这样的场合，让人物去碰撞故事。《伤心咖啡馆之歌》最后，爱密利亚小姐和马文·马西决斗时，满身散发着芜菁气味的罗锅，猴子似的，从柜台一跃而起，飞到爱密利亚小姐宽大的肩膀上，读得人惊心动魄。而现实生活里，故事的发展总是这样慢悠悠的，表面上看，是被时间扯得稀薄了的平淡无奇，就像我在小酒馆里看到的通常的场景。我猜，按中国人的翻译习惯，“爱密利亚”似乎该叫“艾米莉亚”，轻软的草字头接近女性，不过，爱密利亚小姐是个深藏秘密的人，身材宽阔、肌肉坚硬，气质好像更近于“爱密利亚”……

正瞎想着，门口走过一个遛狗的男人，觉得眼熟，赶忙跑出去看，果然是他，我的前姐夫、我姐的前夫。我立刻跑进麻将室把这一情况耳语给了姐。姐咔咔咔嗑着瓜子，伸过头，看了看旁边那人的牌，对我说，是他啊，怎么了，他就在旁边楼上住，每晚都出来遛狗。

啊，那可是和我姐发生过惊天动地的爱情故事的男人啊，曾几何时，因为姐的拒绝，一颗子弹穿过门框，落在正在床上缝布袜子的耳背的姥姥身边，姐惊恐万分地抱住了姥姥，后来，后来呢，我的如花似玉的姐姐终于成了他的新娘，很快的，他们又分道扬镳。很多年没见过他了，现在，他们形同陌路。快二十年了，他们都孑然一人，现在，他头发少了、背驼了，手里牵着那只顺着墙根儿撒欢的皮肉松弛的老狗，像牵着他的孩子。

看似平淡无奇的生活，其实暗藏惊心呢。我望着夜色发了会儿呆。

到我走，再没来客人，今天收益不好，姐的表情不好，她似乎也记不起给我打的钱了。我换下工作鞋，想着一些过去的事情，回家了。

4

在单位忙了一天，回到家，赶紧打开电脑看新闻，核辐射还没被控制，日本又发生了7.4级地震，死了一百多人，日本岛上，200多座火山都蠢蠢欲动，地球像要毁灭日本似的。前两天在网络上联系到一个目前在东京、对日本文化颇有研究的朋友，问她是否回国躲躲，她说坚决不走，和东京绝大部分人日本人一样，在这种时刻，不做扰乱人心的事。

刚吃过晚饭，姐来电话，让我赶紧过去。我说，我的姐呀，今天上了一天班啊。姐说，知道知道，不是叫你干活，你的一个同学来了。同学在电话里说，来吧，暄暄话儿。同学外号叫皮蛋子，家里的老小，垫垫窝儿，他妈溺爱他，上学时，一口一个“皮蛋子”、“皮蛋子”的，大家也跟着这么叫了。同学家就在酒馆旁边一条巷子里，前些天打电话，说要过来聊天的。

打的过去，皮蛋子已经自个儿喝上了小酒，一小壶稻花香、一碟油炸花生米、一碟凉拌黄瓜。他多年在北京发展，回兰州不多日子。

真是禀性难改，记得那时他就话多，几十年过去了，一点儿没变。我做出一个耐心听众的样子，一边给他添茶倒酒。他先讲了一个他刚读完的外国小说《夏洛的网》，他说，写得真他妈好，你读过吗？我摇头。他说，我靠，这么流行的书你没读过，听着，我给你讲讲，这故事，你们这些国内的作家没人能写出来。

有个蜘蛛叫夏洛，结网在一个猪圈，猪圈里有一只叫威尔伯的猪，他俩朝夕相处，结下了深厚的友谊。一天，威尔伯闲来无事，忽然反思起自己的人生来，他发现，人们把他养大，目的就是杀他、吃他、拿他做灌肠。他愤怒了，这简直是人们精心策划的一场一级谋杀。夏洛安慰威尔伯，说，别生气别愤怒，让我来救你吧，于是夏洛开始精心织网，